

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重恤人才召還
諫臣熊德陽侯震勗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
委官竊效按臣復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劾甚

彼更有此
文龍在否

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
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入列姓名盡在薦揚

南華經卷之七
之中而歸重於樞官孟養志武帥越俎深駭聽聞乞

勅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
乘隙掃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
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自爲以誤文
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中朝有
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
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盧龍爲神京第一咽喉永備爲
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夷虜內拱神京萬灶云

天

屯百務蠲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

以無奇策

地者識暗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

只是寄書

行地方問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遼事一照乎遼之

真情休

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濡文武悠

公局中

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遼之土安得不失也遼

二施鳥勿

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

北使上下

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爲我

早其成功

皇上陳之一議駟遁往時車馬二役計六局站銀共三萬

駟無愧于

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贖役不能支而逝且盡

百守此疏

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遁

第下經營

猶細可知

轉而僱舊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家計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駟路不旣塞乎及訪之六局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解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勸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募舊役毋令偏累富民真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駟每年自有額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儲一派今爲駟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駟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卮耳臣以爲宜如

平糶金 卷一
考成法一切各駟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
官該具 奏祇候

皇上斥陟駟遍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
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永屆加派之數添入
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永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
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駟費無涯物力有限節
浮清妬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堪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密
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駟不擾于民不困
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
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川此道臣爲哉一議糧

草夫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况東事茫茫。蕩
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
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
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
幾個家事。視國爲軍馬圖。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
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平郡災慨然以米豆
爲已任。掣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
自裕。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
運也。經撫憐災。郡兼取隣封。亦臨渴掘井之計耳。使當秋
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

取民者然物粗路遠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豐誰不熙熙富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傲而行之真可對症舍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辦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北平者政事本簡而養廉反厚今各官拮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歲裁革紙張銀十二兩，至文移自行買辦，已屬不情。而適減通判各官，既憂百責交萃，又苦一飽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殫其心于遼，復奪其粟于遼左，太倉得之，何加毫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胥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毋乃誨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奉

旨通行搜括，各役姑為權宜之政，所宜免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疆，既縮則山海自當云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儘足勾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屬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
經略各道。衛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戎間。却與武之
役軍者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胥取之六局。更番往來
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咸苦之。六局明知諸役之苦。雖欲
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旁及耳。添衙門
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
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旣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
情。只此爲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
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
分。祇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稅。內心不安。外

討終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遊，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其可練也，禦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固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驚，若不早加收拾，則內潰可虞也。須將兵中諸色之川，盡取之別處，且嚴禁貪墨，勿使腹削底疲累之民。稍見戢息，然後曉之以利害，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遵化鄉官馬思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異才，甘爲石隱，恨廣寧之陷，遼人失所，乃感奮出，揭悲歌，痛快令人動墳墓之思。今具

揭爲募義者刊遍長安其爲桑梓慮最詳且遠也此時宜酌量起用開募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或者曰權無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應求有司簿書殷煩不暇時時照管第間一至鄉與鄉紳次第操閱勞以牛酒獎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慮始旣練于鄉矣不得繫以兵而征調不及需索有禁誰謂恩威不屆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挺撻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于遺爲

皇上供軍需打城圍庶山海之鎖鑰益固而邦畿之聲勢愈壯矣

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

砲以一噸
車砲則吹
一口氣當
分滿紙砲
擊較擊氣
則手也

其疏曰東西蠢動所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為劇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陳陣以待何至望風輒潰盡繫奸計之中也若徒厚集援兵不盡結定之法更以我騎刀騎射之三怨以宿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為是非不知各處所設車制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一濟于用至于今而獨有池謬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而實未盡車砲之用也臣于延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楨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其鄉以東人士逐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聞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即舊式而變易之凡為車式者四為砲式者六閱其製頗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

正類此
次輪車

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戰者不可語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非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故虜一也，而戰法異者，非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據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地有所必至，而不悉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患其不疲，要在步步為營，步步推營以進之，而巴奴驟來，安我而營不開也。詳去誘我而營不動也。惟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即在營中而不驚也。而後我可以得志。故製為編輪車，以立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濶四尺，旁乘出二牌，各一尺，上層隙孔而施噴筒，毒葉中層隙孔而施火箭，火射下層則變獨巨弩而為三巨弩，一發九矢，用打虎藥傳其銳，九發而八十一矢，週而開匣，蓋之指環如前車之中央為強木心，出車頂二尺，用鉄繩繫四鐮運其心，則四鐮環繞飛繫約去車丈許，人不可近，其上則施披水二板，如木屋，其旁俱為馬牌，蓋之牌亦得人覆其下，推之而走于中，可施橫板，遇風雨士卒可不至暴露。以此車式象若干，輒用橫木鉄勾，彼是相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為營盤，而後益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難有鉄騎，何敢馳突？何憂站不住？彼既不可近，我故可推之，而密造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而

已也。登立矣。障過奴來。何可不擊。又于營壘。每車和夫。文餘。橫木鈞。聯之中。復有小冲。車前設輪。後以鉄鏈。爲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按鉄。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執器。隨之。車前。端亦有二脚。不施餘火器。惟提心鏡。一門。蓋都城所有。諸火器。其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費手。且一放之後。壑起。更入前葉。無論壯迫。奴騎。已來。不又施矣。今所製提心鏡。率放。則于車上。每鏡一門。提心有五脚。以五卒分撐之。一心纜發。一卒即前提之。又入一心。以一卒提之。如此。而望。至于五心。纜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又來入放。雖總至百响。不歇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木子佛郎机。然原製甚小。又開定海衛。禦倭。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爲鉄管。可四尺。并提心鉄池。鉄柄。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粒。遠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佛郎机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鏡也。其氣力。則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佛郎机。百子鏡。三將軍。合而爲一者也。計一門百子。發至百步外。則已。微聞。竟可丈餘。數百門齊發。愈遠愈寬。使更多爲之。何。障奴之。終。而末。惟是鏡身重二百斤。藥力既大。而所載之車。則調僅一尺四寸。雖便捷。而體輕。每鏡一响。則車身跳起。發子高而不着。今試。雖車

遊藝出奇

飛天火車

轅長短僅爭尺許而蹶與不跳因之凡蹶易數十番乃
 定既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鐵枕之高下雖數百步之
 遠鈔子去地只可三尺敵即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
 則軒後轅臨高則軒前轅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焉非
 嘗試而漫為者其在放銃之幸心知有三牌前障又此
 銳循環不歇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門重止二百斤一
 人推之四人輪之遍提輪放自然神意安定即使萬一
 葉盡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憂站立不住至于遠傷過
 多或不止站住而已也此銃連發或濕絮被以抵我鉛
 敵之去來又奴賊為奉集之推牌或濕絮被以抵我鉛
 子便不能入更為飛天麻賣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
 三丈二尺為折疊之柄不用則仄而不見引之則輪動
 絞關以長繩升之頃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為架亦要提
 心或二門令精健砲手于頂上點放四旁以彈護之人
 亦不見再用轉轆輪扯提心換放亦循環不歇架前亦
 安銃枕每低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
 高倒擊無處可遁如此車一行察小沖車皆前一魯以
 衛此車之足而此車上之大又作小車之限奴更能作
 慢天木牌以抵我耶即奴望而欲為之毋論其製不特
 見即以為意為之乃今之製僅用一楹木其性最堅故能

文法亦如
於化八陣
出沒變化
循環無端

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之堅楹。若以他木爲之，斃聲一振，有立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疑重而難行。如此而車一軍，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站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鋼輪車管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二將軍，二門，庶乎舉放不致震裂，并四隅共爲一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擊。比于邊牆之墩臺而多，其輪間或雜先欲大將軍爲三提心，著論一篇，今若變二將軍爲三提心，則墩臺之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管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必有補鋼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咸有依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也。以鋼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鏡。活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鏡爲沖實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鏡爲沖車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放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者，愈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即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獲者何知。臣愚以爲姑立不走之法，亦無踰此矣。凡

此製法。即用于前人者。止鋼輪一車。隙孔而安火箭噴筒等器于中。固有之。至于上施斜板。避風雨中。為運銃之心。下為三匣。與夫小冲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輕重平等。飛天火。自台車。先番變。前後。管手。造以意長。工成之。以為安營。推營之法。大設主于。如此。至于全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管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張之帳車。與片將。將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兵若干。揮馬若干。以備逆殺。與夫推飛天虎。貴以臨城。無雲梯之煩。而多其擊傷。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以部司局宗。素之教習。練放。令其觸處為是。效兵雖多。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為中。而以鏡為冲。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簡。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庶先放之提心。火氣既公。乃更裝藥。飛天虎。貴之車。盤尚有防牌。鋼輪車之車輪。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據現在以進。呈者。第以為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部臣之意。竊謂。

內帑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產南方。欲借其江東富家。

驗助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聞及討所費甚廣而人少有應者即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二萬餘欲以多造若干並呈而職得代應行部臣差亦及爪應還朝故僅將所製成獨輪車一小冲車十幾天虎負車一臺車一投心鏡十門三厘弩小車一車真原造官兵部扎付山海關車營守備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煥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剩銀二千兩製車砲不及首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從陸解進交工部投納以爲將來車砲之用伏乞皇上發下該部驗試如其可用即有諸臣見製車營不妙命工部依此式爲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至盡禦虜之職職每見易言違事者輒敗違事爲此稟凜凡先後材官技士以獻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付之扣之一不確即不敢救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准即一一擬議之至切以爲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綱繆之用兩一念芹曝不勝倦倦焉已耳

倪公身在冲邊而繫心民困易公身在內地而亂神兵法一爲宣關一爲在山遂相呼應于千里之外

國家有人東西之小醜不足平也讀其疏如金韜玉律

三事皆仰
聽之急著
會一失
其策遂有
大方之變
豈其不聞
此耶

莫宇不可移易遂聯
其文以著雙壁焉

黔撫王三善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羽
書告急則至以三月十七日也維時關部大臣有見職者
皆蹙額長嘆業以爲黔不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
日至撫臣之髮可截按臣之血可刺即督臣趨起不進胎
書長安輒以廣寧喻黔即是前者指關以外之說此時即
旁觀局外者亦視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旦夕而况身處
鼎鑊之中冀得一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何怪乎大
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詬怨而洒涕也今以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馳羔前之弱
于虎狼之吻黔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固守之初援兵
一日不至陸危一日不解且爲時益久爲計益艱羅雀掘
鼠嘆巢穴之已窮易子折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却難
前晉鄙之軍委果無奇徒堅亞夫之壁許無復之有詰張
許于地下付馬革于夜郎已耳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
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絕之余猶能銳斃賊首
火燒雲梯舉蕞爾貴陽城卒如銀墻鐵壁歷歲月之久攻
取之煩而不瑕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望堅
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毳裘有臣如此雖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靳焉。職謂冲鋒破敵，勛效猶待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顯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遼左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歿，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賞此也。臣聞秦捷之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身免，亦幾盡賊之噍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回巢，而曰追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來職道西川，親友祖餞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五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焜耀。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叵測。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威。掃蕩諸醜類。以奉席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糧糗亦出。我非乘人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爲福。黔可百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瑄陳玄黔等。仍削其地。以陸廣河爲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援勦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猘兇。漢家冒頓爲証。則無策也。何也。猘兇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王

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中國。且肘腋而腹心之患也。其電舉颺發。不啻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救焚者。又率觀變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李愬史永安諸人。長與戮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為鬼方。地稱不毛。力耕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今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抱揲。掉鍋。煮食之餘。野燦青燐。率箭頭刀頭之血。室廬化為喂燼。丘隴蕩為荆榛。灰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賑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蠲恤之恩黔禍非比凶年黔民無賦可免職願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

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糧十萬石改運于黔以爲賑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祝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更有說焉黔遠在天末荒瘠之臣止賴楚蜀爲之協濟今蜀亂正殷前項無出平時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

股何處賠還况黔無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之費尚無定數取之願外還存手乎見少而縮之額內何

以能不困也。懇乞。

聖明立下戶部將前項錢糧作何議補。庶久病得續命之劑。而尪羸收梁肉之功。桑梓幸甚。封疆幸甚。黔師敗于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宋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其疏曰竊聞人
主德合兩儀必申保佑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徵自
古雲官鳥紀之世建後應圖受錄之君凡能俯慰黎庶仰
協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
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鷺赤蛟洋洋管絃灼灼
簡冊茲者鳳見中州斯誠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狗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汪沛等乾元之
覆育合坤載之網維誼薦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
乂卿遠成河海之功起廢林泉月潤烟阜動色受言蚤路

青蒲白簡生輝銷齊魯之疥瘍。蚊桴以靖。威默蜀之蛇豕。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賜振威東虜旌麾。加受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戶臨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聽。鳳鳥之瑞。所以呈祥也。臣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講湯榮作頌。賦在史館。臣不敢謂敵金夏主之筆。可追前人。特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聖瑞。敬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穴。騰耀紫氣鴻前。

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舉。其所到之地。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興。草滋木植。谷靜川。

澄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大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
柔天者明審地者昌上假玄命悟禽見祥延頸奮翼集
於東崗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檢玉繩降於祝樹
斯陶唐氏符璽之所遇也有虞揖讓作乂黎蒸乃爾儀
於紫廷焉西伯至德天休攸顧乃委集于昌戶焉自是
以後神雀五鳳徒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
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耶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
誤

御講幄之必勤聞鳴鑾而輒喜豈東帛之芟芟普林岩

之悉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
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
理元首股肱之恭明良喜起之廢後刑尚德教洽澤周
文經璀璨武緯綱繆思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雍
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
瞬千載而放靈縈標霞之紫氣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
之燦煊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
人民歡忻羣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偏寰宇莫不曰
斯鳥也奮騰輝脩然高適隱德幽光爲
聖明出故旋青旻而遐鶩解瀛州以無藏如景星之灼

燦如慶雲之飄颻於惟

皇上永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以自爲聖論
臣工以交儆用答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萬幾好學不倦從繩愆
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未提邊關澤徧霜肅風清
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聞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嘉
慈和之能兆庶懷父母之戀英華道德浮湛八區普天
率土罔不沾濡嬰荒異服域絕風殊武功所屆文德所
敷莫不宣靈暢化鏤臆刻膚順則受奉琛之貢逆則獻
犂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莫於泰山安於覆盂泰階平

而玉衡正帝德茂而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丕載兮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兮問之四夷羽族有風兮軼羣表珍五彩相
宣兮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子史
冊寥寥惟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申祐自天兮
神靈斯呈山留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
齡小臣作頌兮敬炳丹青

晉翰林學士陳懿典爲少詹事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孳乳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類譜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體相襲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音以羣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軌泐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歎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夫以及博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猶不知正韻之宗。擗詞一章。錯悞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程。科場不以輕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卽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清其點。畫積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王。未果。今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學要覽爲

皇上

經筵日講之供。五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仿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蓋

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
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矣。然字有一形而數音
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
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
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
會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
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
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
聖目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益

聖之心也。若等韻篆隸說文韻畧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有蓬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隨疏上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鏤刻未就，容再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時，不棄要覽俯

賜電觀，或可少省繁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禪考證原本哥覽。仿舊刊板布行。該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教中。前奏進經書字學。遵

旨。送稿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日甘。疏水。悉損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肅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頒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于義，盡之一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堯演爲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皆肇于是矣。是中之一字，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真萬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誦高皇帝監規，皆執中之訓，而衍其義爲廣規三卷，皆借竊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真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益

聖猶願

皇上于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于發皆中節處體驗躬行察危微之闢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中天無微不照而于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神祖實錄卷十一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集條

神祖實錄當

御極方及十齡首習書學其艸絕精每于

清宮宴閑時以習書大字爲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
字學之妙今古罕儔昔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
筆正惟我

神祖字李
罕儔

皇上誦讀之暇勤學于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
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
十一套隨疏上

進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奏進刻成字學廣規併陳典訓要指知道了書俱
留覽還另裝青帙的徑給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不必具
本該部知道

宗伯公以諸臣推薦而陟官以不阿權璫而休致其於
出處之際亦既卓然矣昔在木天多音述壘聲海內及
任成均競競以斥私奉公掖勤勲情爲求已之事雖謗
恣沸騰視一較不啻瓠絮也緜其異資間出四齡便能
擢管弱冠成名然絕不以仕祿世味稍縈其志自五經
至百家天文及草木無不研窮其源流音趣異同輕重
是非得失之歸隨筆所見入而成帙如字學要覽會編
廣規而外則有六經解火攻書卷已進呈悉蒙
優旨褒嘉一以爲所心實學一以爲詞林風望洵哉餘如
四時志已付棗梨詩存二十種擬授梓人此特公偶觸
之緒見耳烏足以窺其淵博乎哉惟是有解會而樂與
天下共知共覺不自宅爲山藏枕稅必以上獻

富

寧

理

後

來

始

終

不

渝

其

公

辦

之

一

念

斯

真

美

而

足

紀

之

也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者方今樂廣河清兵簡之議紛紛如公必能起而折衷之

余小子拭目以俟焉公辛丑進士起家庶常河南光山人子琮瑛皆以能文名

三月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尤注意于救

時之相今黃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關

綦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

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鼠綦重矣然恐其

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

之類請添補閣臣也獲窟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

越一載而屢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厦非一木之支

相國職荐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閣邸報奉有

會推才望老成幹濟間用之。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

悉初論
公俱以內
外舉川爲
請而備輔
士之僅從
故事文
矣用外之
粗楚也此
疏雖善如
不用何

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揆路。使別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強幹骨力之輩。無從去鈞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叅內原。

祖宗之舊也。臣始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絲御史相者。則有王毅。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絲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望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璫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
潔若薛揚之取重中貴求一而不可得是亦內外兼用之
明驗而毋奈枚卜一番諸臣紙敝墨淪以用外望之銓部
望之閣臣而徂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憑見言之無以自解故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荐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
不列之爲愈臣願輔臣襄此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
上請也必一內一外相間而列爲

國運爭盛衰不爲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
冲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薪樞兼用內外之制從茲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此也至于相臣之脉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鏗化為繞指之筆如沈一貫朱賡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也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初而辭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夷首跳梁兵餉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

下命則動徑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衆

口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卽一直票定踏虎尾而不辭。衆議僉同。卽當下處分。負繩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卽憲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場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担荷欲如江陵而無其刻。托後輩爲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卽十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陳竇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叅知經略。可做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

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而占風雨投契，務求真正幹濟，以資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計，慎使命以嚴大防。疏曰：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闕域內外，與撫鎮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至夜分不解衣，而假寐，漏未盡，輒徹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爲常，而西虜日報掠劫，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鴛鴦，未得以漢法相羈縻，東奴聞臣且帥大兵臨四圍，則先驅四圍之人于北，而土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今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構發，所幸遇。

皇上以輯寧天下爲心，凡一語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爲
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
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旣頒，而又特遣近侍。

勅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爲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內臣原
奉 命交割器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諸邊人竊見

唐有觀軍容使後世謂之容使憲朝有此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例

敕旨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為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為令行禁止以抗顏軍中惟是仰藉

人情實知
矣

皇上信任威靈而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諾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為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非邊來臣向以單車巡行邊人尚為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諸奏要挾之時令各該將領罷邊等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銛刃而各邊疲卒疲馬寧

堪當眼。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誦意兵馬之
顛閱。即諸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參酌顛閱之兵馬。
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爲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慰勞邊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
向來所培養提擢以養其飛揚強毅之氣。稍稍見于眉睫。
而一旦頃銷鑠于内外交際之文。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閱邸報不
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藉。然臣所深念更
不在此。凡以仰賴。

皇上明勅不擾地方自可無虞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
即諸臣知道理仰奉

皇上明法不必過計而臣所深念殊爲惓惓即今

天語既頒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
常其或以創而成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于兵事毋使臣無以此行爲嘗今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感誦以全政體以昭

國體

卷之三十一
河山存心
所十日
一疏一傳

御史霍鏞奏國史期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
紛囂晦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霽盡烟消。天光立
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
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
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避。無亦同
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屬。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共此好惡
之公。而意有所矯。乃決玄黃之戰。寃使言路蕃蕪。世道凌
夷。白馬清流。自貽推折。而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
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
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遺于當時。尤追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奉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於居處之狎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冊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之日。

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即善爲諱者必不能爲持挺原未入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

進于御也。天下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蓋至機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覲覩，復欲傳向者衣鉢。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揚遼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机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每一追論，輒致疑亂。臣賊子之猶緩，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而力開四面之糊，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近合于固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為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輩。

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猶可參以岐趨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己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第令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

中國之不化爲夷狄。人類之不殄爲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有處焉。據事直。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著。而兩朝之止。慈止。孝自彰。國是定。而世道視之。知我罪我。又何思乎。抑臣于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夷弗誦。覆轍相尋。大要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國。能廷

弼剛復自用致悞

封疆鉄案已成十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必
林廷萼引旁及多人無乃啓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既任
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即憐才有心何能以撫民教虜
之徽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一
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臬只有廷弼而反借化貞得一幸
免之例可不深長慮哉况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
何至藻銜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
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孺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疆事壞也。白簡森然誰能寬貸。第思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識與封疆守禦之臣當有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聞議以糜餉多也。招搖過里誰信其爲念毋受過。但萬有餘衆之兵業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棍私販軍糧之賊臣又有分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兇鋒不可向邇人情觀望裹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馮勞謙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援蜀第一功勞何以不與戴君思等同沾假敘妖氛猖獗虐焰彌天來斯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固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徠有素。不及此。至今優敘未及于發縱。而厥初招選兵將之非自嚴。何以不與李邦華并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衡之採擇。伏乞 嚴勅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常。與乾坤相為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令是非之公。如此而臣受和衷之慶。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寶錄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